

中国

当代艺术观察

ZHONGGUO
DANGDAI YISHU GUANCH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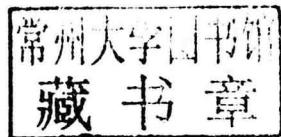
刘阳 著

项目报批号：ZZ1512

海南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当代艺术观察

刘 阳◎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艺术观察 / 刘阳著.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692-0328-8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艺术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J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1360号

书 名：中国当代艺术观察

ZHONGGUO DANGDAI YISHU GUANCHA

作 者：刘 阳 著

策划编辑：邵宇彤

责任编辑：邵宇彤

责任校对：邵宇彤

装帧设计：林 雪

出版发行：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长春市朝阳区明德路501号

邮政编码：130021

发行电话：0431-89580028/29/21

网 址：<http://www.jlup.com.cn>

电子邮箱：jdcbs@jlu.edu.cn

印 刷：吉林省海阔工贸有限公司

开 本：787 × 1092 1/16

印 张：12.25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17年05月 第1版

印 次：2017年05月 第1次

书 号：ISBN 978-7-5692-0328-8

定 价：49.00元

序 言

我们生活的世界，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差异，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艺术与文化。就当代艺术而言，在中国产生与发展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其发展的路途是曲折的，发展的方向也可以说是摸石头过河，这就难免有得有失。当下的国际局势，没有本国的艺术语言，在国际地位上会觉得与别的国家存在差距，即使是艺术上也是如此，其实这是20世纪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一方面外来的文化造成了差异性，一方面本土的文化面临着淘汰与继承，所以发展本土的艺术，发展本土的艺术语言已经成为文化事业上的当务之急。

就拿油画来说，在明朝由一个叫利马窦的传教士带到中国以来，已经在这块土地上发展了几百年。油画问题在今天已经不是中西的划分问题了，也不是属于西方与否的问题。比如说西方自20世纪由于工业化社会的进程加快，导致西方国家异军突起，过剩的生产力及精力无处藏身从而发起世界大战，世界大战中对中国本土的入侵也成为了其主要内容，因此中国的土地上硝烟四起。在此环境之下有识之士不禁要思考：国家的出路在哪儿？并且在当时无论是文化还是艺术都落后于西方。林风眠等一些老先生立志西游取经，一定要改变国家的现状。西方的画种也随之被带进了中国，本土的艺术门类上从此多了一个新的绘画门类。但油画毕竟是陌生的画种，难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虽然从元朝之后已经有传教士陆陆续续的带进来一些油画技巧，但当时也只是为了皇家服务，并且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所以只是从形式上照搬西方的油画模式。随着中国的独立到今天发展，再看中国油画艺术，走那时的老路恐怕就不尽人意了。其中的问题也在当下凸显出来，比如，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艺术的国际化；大国文化地位等问题。那么，当代中国油画的发展方向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确是需要严肃探讨的。

艺术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样式，是因为在不同的地域人文下会产生出不同

的艺术形式。由于现代传媒的发展，人们的沟通方式的改变会产生出新的社会结构。在这种新社会结构中，艺术范畴比原来有了空前的交互与发展。那么，油画作为西方艺术的一种表达形式，既然伴随着历史来到我们的身边，我们何不找到一种更适合自己本土文化出路的语言呢。或者在国际艺术里面能找到一种更加契合中国本土文化的艺术形式，并使我们本土的艺术能够真正地加入到国际文化交流之中。

再从艺术史上来看，就必须要对理论进行系统化分析，理论是任何严肃事业的批判性的必然组成部分。在理论可以使人理解现存的思想和学科的实践上，可以批判现存体制主宰的艺术的意义上，理论将成为艺术中的现实，也将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从中国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所发生的事件来看，1980年之后所发生的艺术事件从艺术史上来说应当属于激进艺术史。其范畴下的当代艺术是由社会框架下所对应的机制化大生产、人文意识形态与政体结构演变这几部分来构成。当代艺术的形式是从个体身份、个体在体制下的生存形态及意识形态的视觉化这几方面来呈现出来的。当代艺术的体现方式是通过展览和以产生社会变革为目的的艺术运动。当代艺术在所有可能争论和发生集体意识形态中具有相同属性与相同问题，所以当代艺术俨然成为世界性语言。当代艺术的社会功能在于处于社会中的人的利益及由利益产生出来的社会批判性，而这个社会批判性也被视作当代艺术在人类社会中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性的存在。

当下社会中艺术的批判性已经成为艺术在社会中尤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究其所属的范畴，批判性本身也是可以质疑的，因为批判性是可以变化的。所以当代艺术的价值在当下社会的演变与人的价值观变化的意义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革命。其中一个标志就是艺术批判性对当下人对价值的思考和对社会实质问题产生了质疑，并随着艺术核心价值观与人文、历史发展的关系而变化。所以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早已随着社会的转化而转变。在当下，艺术核心价值观能够从艺术创造力与批判性这两方面体现出来。

为了对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就应当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我们当下所处的环境，就应当以全新的思路来思考我们当下的社会。如果要了解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就要考虑社会内部构成的一些基本因素。本书的学术重心专注于界定当代艺术的社会属性、当代艺术的本质及意识形态下艺术的功能以及当代艺术核心价值。而对这些关系的分析是艺术家观察社会、阐述问题的基本方法，这也是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所在。

我们所处于的社会是马克思思想体系为主体的框架下，以此思想体系作为唯一的意识形态，并且意识形态是建立经济体制与社会体系逐步完善中心论上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是处于经济发展决定一切的社会模式。所以，无论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何种意识形态及政治体制，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外部世界，另一方面需要对内部环境进行重新地再认知。如果从艺术上做到这一切，需要对当代的社会进行重新的梳理，这种梳理有利于认清当代艺术的生存环境；这种梳理有利于认清作为本土的当代艺术的文化身份；这种梳理有利于发掘出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观。从而梳理出一部客观的、学术的当代艺术史。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艺术能否在国际文化中站住脚及能否具备世界性的人文主义决定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当代艺术日益走向国际化的今天，前面所谈到的问题也正是今天中国艺术家要思考和解决的。中国当代艺术也必将参与到世界艺术的大花园中，并在这个大花园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当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与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发展进程紧密的联系到一起，这是前几个世纪所没有的。所以，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而变化，也随着社会的需要而进步。尽管在高科技下出现了很多新颖的艺术门类，但中国当代艺术如果能把上述问题在艺术里面逐一解决，相信在世界艺术领域里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或者是恢复我们曾经的文化地位，期待中国当代艺术能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简史	21
一、中国当代艺术简史	21
二、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当代艺术	29
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2000年的中国当代艺术	35
四、2000年至今的中国当代艺术	41
五、总述20世纪80年代—2000年代的当代艺术	47
第三章 “八五美术新潮”以来产生的艺术群体	58
一、京津新潮美术	62
二、北方艺术群体	67
三、新野性画派	70
四、西北、中原艺术群体	75
五、云南及西南艺术群体	77
六、湖南O艺术群体	82
七、厦门达达	86
第四章 中国当代艺术核心价值观	89
一、当代艺术的语汇	89
二、当代艺术的创造力	94
三、当代艺术的批判性	108

第五章 中国当代艺术的流派与主义	117
一、当代艺术流派与主义的含义	117
二、当代艺术流派与主义的意义	160
第六章 后现实主义	168
一、后现实主义发展简史	168
二、后现实主义导论	169
三、后现实主义艺术群体	173
第七章 其他文献	177
一、刘阳与罗氏兄弟的对话——关于艳俗艺术	177
二、刘阳与苍鑫的对话——关于当代艺术之萨满	178
三、首届海南儋州国际双年展暨异质同构·2017中韩当代 艺术大展展览画册序言	179
后记	183

第一章 导论

中国当代艺术进行到今天已经从很多方面呈现出非学术性以及某些不应当出现的状态，这也是近些年集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的延续，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当代艺术很有可能在路线上出现了偏差。当然，这个问题从世界范围的艺术上来看，也是普遍存在的，但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要具体的说说。先来看看一些存在的现象。比如说，中国艺术品自从在海外拍出天价以来，当代艺术几乎一夜间把曾经流落京郊的艺术家推向商业操作的前台，不仅仅使艺术家成为明星，而且使艺术家认识到经济中商业运作的成功之所在；明星艺术家批量次加工其艺术作品，其作品显现出程式化、符号化；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在本就缺乏创造力的状态下陷入符号化重复的机制化程序加工之中。如果要问当下中国当代艺术的最大变化是什么，答案很有可能会是大量批量化制造的艺术体系下生产出更多的以商业为目的的所谓艺术家团体。这无疑违背了当代艺术的初衷，如果艺术一味迎合市场，最终只能看到艺术的属性的演变及被商业吞噬。并且，艺术家长期不遵循艺术道路就会引发作品创造力枯竭。从以上的现象来看，可以说中国当代艺术的学术性架构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当代艺术因为国际化而与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艺术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也一直以来是国际艺术上的大问题。未来，当代艺术是否能够存在或者将要何去何从已经变成了一种危机。从国家层面上来看，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当代文化的人文定位却越来越模糊。一方面，世界多元化倾向已经成为趋势；另一方面，如今国际上政治体制问题与经济问题都成为摆在眼前的最为棘手的大问题。或者说，谁解决了这个问题，谁就能在未来占有先机。这个先机是对未来有决定权的。政治体制决定国家命运，而经济是命运的驱动机，商业又是这个驱动机的能源，那么在未来艺术与商业的关系问题是关键。或者说，艺术能否为这个世界重新起到作用，完全取决于其在世界架构体系中的位置。而确定这个位置，只有重新梳理艺术与商业的关系，重新确定艺术与文化的关系，重新认识艺术在

人文中的作用，以及艺术中的创造力究竟对社会有何种推动作用。所以，集这些问题于一体，本书尝试着从艺术的根本问题上找到问题所在。当然，这是一种尝试，这种尝试体现了笔者严谨的学术态度。

笔者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重大问题是：第一，需要重新看待艺术本身；第二，需要重新确立艺术在文化中的意义；第三，需要重新找到艺术的位置；第四，需要重新确立艺术目标。当然，这里的所指出的问题并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所发现的问题是这些年对待艺术完全从感性出发而产生出的艺术态度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样的态度会导致“形式主义”或者说一种真空的状态。而形式主义的作风必然会导致艺术出现空洞化，从而脱离艺术本体的实质性。这个问题很重要，谈起来也很难。更准确地说，怎么样才能避免这一切而重新回到轨道上来呢？这就像欧洲黑暗时期一样，那个时候欧洲既没有形成国家的完整体制，又没有形成阶级划分。这个时期很像在八五思潮的那个阶段，由于思想上长期的压制，一方面对新形式产生了绝对渴望，需要新的形式来突破体制高压，在压力下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对自由的渴望。而这种对新形式的无限渴望在当时的表现形式是追求反体制与自由；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集体制状态下的压抑开始迷恋自己，迷恋开拓性，迷恋浪漫，迷恋反体制，迷恋死亡。对于新形式的迷恋和对于限定性、身体、暴力、痛苦和死亡的迷恋之间有一种自相矛盾的紧张感与压迫感，而正是这种紧张感与压迫感让思想与灵魂得以暂时性的释放与慰藉，这就是这几十年间当代艺术的主流。下面笔者尝试性地提出命题，想建设性地回答这个问题：怎样脱离一个形式主义的构架，或者说怎样才能找到中国艺术的新的突破口。笔者总结了十点，接下来从这十点问题来看看当代艺术的根本问题。也许，解决了根本问题就能够在未来决定艺术的走向。也许，在未来艺术的走向与位置正确了，就真的能够改变世界。

第一点：当代艺术到底是一场个人秀还是一场集体大联欢

在当下，商业与经济几乎已经变成社会运行的唯一动力，而商业的运作方式就是推崇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也是人文发展的必然阶段。但崇高的个人主义已经充塞到艺术的各个领域，从形而上学意义上到个体身体和情感，以及到社会中的各个层面，在这里艺术不能不说起到了一个反面的作用。过去的几十年我们是通过对体制上的反思而产生出有限手段生产无穷无尽的艺术家群体，但虽然是想从哲学上，从思想上否定之前的路线，却难免又落入了一个新的圈套，看似是思想上的革命，可却从未确定方法论，这就等于宣布

了如何做一个形式主义者。个人主义已经被套入了一种新的内容，最终演变为一种新的艺术生产方式。笔者认为，这才是当时进行艺术革命的目的；当时通过精确或者总结性的概括，去制造一种观察世界的新角度，这在当时可以说意义重大。而现在的矛盾在于一瞬间生产出来花样繁多的新形式，这些新形式暂时性满足了渴望个体自由、个体与体制之间的矛盾与压制得以解决的一种假设。这样的假设对于社会构成与社会的外来发展趋势究竟有多少建设性意义还有待检验与观察。如果要发展出新的艺术有必要改变这一矛盾，因为艺术的本质需要无限可能性，在这方面需要添加新的内容、新的血液，需要一个全新的世界视野。所以，为了未来是需要架构新的艺术的，而新艺术起码是应当摆脱掉原来固有的个人主义或者说商业化演变；是应当把世界文化因素都考虑进来，这样才能做到对现有艺术上所存在矛盾的颠覆，才能重新架构新格局。

当下的问题是要做减法。减法这个词有两个意思。第一，不要沉迷于形式的新奇性。我认为在今天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对新艺术的渴望几乎演变为对新的形式的渴望，演变为对新形式的无穷无尽的拓展。对新形式的迷恋，对于新奇新颖的艺术家式的痴迷，对批判，对再现之类的迷恋，实际上并不能够反映出对体制的批判立场。因为社会制度与体制自身就是对新奇新颖的迷恋，就是形式的持久革新。有必要看到对新的形式完完全全地迷恋并不真是对真实世界的批判立场。因为假如抛开艺术，光是看人性的话，有一种可能性，人性真正的愿望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愿望，就是对永恒的渴望，这几乎代表了整个科学与人文领域。人性里边总是渴望某种稳定的、自身的东西。而艺术成为了这种渴望的代名词。要求被满足人性领域里边各种可能性。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可能性，因为当代艺术在当下对形式的持续修订并不是真实的批判立场。所以说对形式的渴望在艺术中固然重要，但是对新形式渴望的同时，形式如果脱离了艺术本体，或者说形式已经无法阐述艺术本身的时候，这种形式就变成了形式主义了。

其实要摆脱这种形式主义就是要做减法，不要沉迷于模式化。在那个时期运用反暴力，运用身体的局限性，运用痛苦，运用性和死亡，因为这些仅仅满足了个体想要获得批判性的意识形态。在那些年因为体制的压抑有一种东西，比如快乐的意识，已经差不多消失了。在艺术上就体现为相反的方面，比如艺术家想表达出快活一点，享受生活，向世间说不等等诸如此类的情感，这在那个时期已经达到井喷式的状态。在反体制与反压抑的思潮中，

艺术家常常运用个体受苦的身体，自由的艰难之类的内容，想以此来颠覆现存的意识形态，但也都会最终落入个体行为，因为这样的召唤本身不具备普遍性。从根本上讲艺术创造有批判这种意识形态的必要性，然而，通过一个新的视野，一种新的角度，或者完全可以从更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它，渐渐的让国内的艺术变成积极的艺术，变成一种阳性的艺术，一种减少阴性的艺术，这样才能够从宏观的视野重新回归到世界舞台。所以，艺术的问题其实就是普遍性的问题，而不总是关于个体的问题。这就是第一个命题的含义。我们有必要寻找一种艺术创新，它不迷恋新形式的新奇，不迷恋反暴力，不再强调自由，不再强调个体，新的艺术完全是个人独立的视角，完全具备独立人格与自由意志，符合这几个要素艺术才能重新的回归到人性上来。因为，当下所强调是形式主义，虽然初衷是想要批判社会，可最终却掉入了玩味形式的怪圈里边，是时候跟这个形式说再见了。

第二点：从国际艺术的局面来看，当代艺术到底是一种特殊性的体现还是应当具备普遍性

这里的普遍性指的是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待人性问题，而这里的特殊性包括不论是种族的，还是个人的，其实都不能过分的强调特殊性，因为强调的过了就变成了利用，强调的时间久了特殊性就变成了一种借口。艺术应该是每个人能够说话的真理，并非个人的生产与工作，在这里，重要的是普遍性，因为这个真理是面对所有人的，所以一味地强调自己只能被认作的个人的炒作。那么，艺术创作有没有一种普遍性呢？这个普遍性是存在的，因为在当下，全世界所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全球化的问题。而全球化其实就是政府与政府之间互相抗衡、互相制约的一种手段，这个手段无论是从政体上看还是从体制制度上看政府始终都是游戏规则的制定方，而经济是这个游戏规则的驱动力。那么全球化的概念其实仅仅向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上比较抽象的普遍性，但这个普遍性能否落实在具体的社会里就需要协调各个部位的关系了。比如在真实的社会里面，经济的普遍性，信息的普遍性和权力的普遍性，才构成为当下社会实实在在、真刀真枪的普遍性。这样一来在艺术上能否面对经济与权力的普遍性，就成了艺术的本质问题。这个问题在揭示艺术创造力的功能到底是什么。比如，艺术里面创造力的社会功能在于对抗吗？对抗的到底是什么？是经济吗？或者说艺术家的工作是在从普遍性中抽象出种种特殊性来完成作品，但艺术家在今天享有这种独一性的特权吗？艺术家创造出类似批判性的某种东西，能够对抗金钱和权力吗？因为这

种对抗也是通过意识形态上的暗示性能力体现出来。但这种暗示性能否与社会上真实的经济力量对抗，或者，艺术的功能在于提出一种新式的普遍性，艺术家能够创造出一种足够对抗全球化的艺术语境，来告诫人们全球化的另一面到底是什么。这其实是一个社会化的大问题。

当下更重要的议题是资本主义的普遍性与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在世界范围的拓展，或者说二者在未来的政治体制中地位如何，能否兼容并蓄还是并存发展。因为在当下的社会结构里边，经济与权力的市场的普遍性之间的摩擦不断，尤其在以商业为主的社会中，一再强调独立性与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真的是能够代表商业社会的属性吗，如果不是代表那么会是批判吗？这是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一方面是经济和权力已经渐渐成为社会架构的主要构成，已经是社会普遍性；另一方面是艺术所代言的真理与创造力一再的强调独立性与特殊性，那么，以个人为代表的艺术家的特殊性能够代表社会的普遍性吗？而这两方面现在来看无法调和也无法谁说服谁。笔者的观点是，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发展出新艺术，新艺术的创造应该提出一种新的普遍性，不仅要表达社会群体的共性，而且还要表达出个体的特殊性。其实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的人在不久的将来会越来越接近，而这种接近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模式都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共性。因为在全球化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再像过去一样一味的强调地域差异已经脱离了现在的发展状况，过于强调西方或者东方都会沦为历史中的某个点位，这已经变成了不争的事实，而这样做的结论就是重复性工作。所以，新艺术要能提供某种新的普遍性，暂称之为“艺术真理”。这个艺术上的真理就是一种能反映出新的社会普遍性与个体特殊性的名字。其实真正的批判不是针对哪一个国家和政体，而是针对违背人性的地方来进行批判。因为当下全球化的发展是历史推进的必然，而这个必然在今天已经变成强制的普遍性了，并且在这里边经济与权力扮演了强制普遍性的军队角色。那么，艺术在这里面能够居何种地位其实极其重要，因为艺术在历史中能够成为那个时代的普遍性，而这个普遍性又能够成为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这是艺术的终极功能，就是达到了这个普遍性才能够在社会里广泛传播的。在未来，中国当代艺术能否创造出这样的奇迹，特别在日益平庸的时代里是非常需要奇迹出现的，这一定是极其重要的转折点。

第三点：从西方艺术史来看，艺术是一个实现真理的过程

这个真理在艺术上往往体现为：由感性出发而引发的意识形态上的革命，最终革命的结果被称作“真理”。这就是说，由感性转化成一个视角，

从这个视角出发在艺术活动里面构成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如果能够深入人心，或者是能够在广泛的人群中产生影响，就会引发一场意识形态上的转型，这里暂且把这转型称作革命，这是艺术在西方的普遍性定义。

那么，艺术上的真理是什么呢？艺术真理与科学真理、政治真理以及其他真理都不一样。比如，科学真理是往往经历几代人的演算与理论推断，最终通过大量的实验进行数据化推论及推导，并运用推导来验证公式是否能够建立的过程，最后科学真理的体现方式是公式；再来看政治真理，政治真理是上层建筑利益团体的集结方式，在这个群体里边集结的目的很重要、点位很重要，目的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利益构成方式，因上层利益而建构体制，其实这种架构在远古时期的部落中就有了，现在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是这种构成方式，毕竟是符合人性的，这样说来也就合情合理了。但艺术真理从历史中看，总是关于人性方面，是情感后面的东西，但必须要通过情感这个通道来表达出来，情感表达出来必须要有通道，作为人本身这个通道就是本性或者叫作心性，心性让艺术与科学、政治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同，是那么的符合自然。而且，艺术真理也不是对世界的临摹或者是感性表达。艺术真理必须要通过理性的理论构架在感性世界中挖掘并构建出来的。这种新艺术真理必须符合新的艺术普遍性，其关键就在于创造出那种符合人性本身的东西，而这样的东西也必然会具备新形式。关键是必须理解，艺术真理是关于个体的存在感的问题，而个体的存在感其实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里面心性的挖掘最为重要，也可以说心性是关键。通过艺术的方式来发现心性，就是关于个体和世界关联与觉悟，这本身就是在对经济与权力所代表社会普遍性问题进行重新的定义。所以说在当下，艺术重新定位尤其重要。因为全球化赋予艺术一个工作就是创造新的普遍性的任务。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应当抓住机遇，而不是仍然沉浸在自娱自乐的形式主义之中。因为当下的压迫是一种普遍性的压迫，并不是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体制下才能够享有的。因为在世界范围中无论何种政治权利结构都离真实的人性很遥远，所以现在，我们不得不沿着世界发展新的方向来想象艺术、来构架艺术，并且一定要全球同步进行。所以，当下发生的艺术创造是人性进步进程的一部分，所以艺术绝对不是装饰。艺术的根本问题很关键，因为假如能够创造出新的世界普遍性，或者假如世界上不存在艺术了，不存在艺术创造了，经济和权力的强制普遍性就成了真正的可能。因为群体的意识形态是极容易被同化的，而艺术在历史中能够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可以与之

抗衡，并且能够为群体提供新的意识形态。因此，艺术问题在当下就是一个人性进步的问题，特别是当代艺术自身已经越来越带有政治性。这已经不仅仅是艺术的政治维度的问题，而是艺术根本问题。因为艺术是可以从人性的根本出发的，假如有一天能够创造出新的艺术真理，是完全可以对抗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普遍性问题的。笔者觉得这在当下已经可以成为与政体形成力量比的大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提到的个体个人化应当渐渐淡出，而艺术应当呈现普遍性的根本所在。所以，未来的艺术如果具备了普遍性就应当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四点：纵观中西艺术史，艺术是个复合性的问题

当下，无论如何去构架各种各样的艺术的交汇的路线，都不能简单的认为复合性就是对这项复数进行地叠加总和，如果是这么简单的叠加艺术基本也就沦陷了。因为，艺术在将近两千年的时光中已经为人类自身积累了巨大的资本，这其中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实践案例都是如此。并且，艺术其实本来就存在于人类自身的基因里边，这是从远古时代就有的。比如，在远古时期艺术的表现形式就是巫师做法术。巫师的法术包括：部落仪式以及洞窟里面的绘画。仪式既是部落与上天的连接与沟通，又是部落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所以仪式对于人类本身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存在于深层次的记忆中了。而洞窟的绘画更为关键，一方面，绘画在远古时期被界定为上苍赋予巫师的天赋，只有巫师这样的人才具备这样的能量，另一方面，洞窟里的绘画所画的内容是对下一代的嘱咐与寄托，这就说明了绘画是人类能够顺利繁衍与否的承载。其实，在远古还没有文字形成的阶段，绘画对于人类意义非凡。所以，绘画在今天是不能够说否定就否定的。因为，直到今天的科技水准也没有完全破译人类自身构成的密码，又怎能那么轻率的否定历史呢？人本身具备的东西，至今都仍然谜团重重。所以，艺术就成为解开谜团的关键了。如此复杂的绘画，被当下如此简单化，就必然脱离艺术本初的规律，脱离了这个规律也就脱离了人性本身。

这其实也很好理解，要创造新的艺术，不是简单的否定之前的，然后就否定之否定就能够得出一个结果来。这样推理的结论只能从理论上得出个结果。要想把真正的新东西拿出来，还需要符合规律。这个定律不仅仅在艺术中适用，在物理学中、在自然科学中都是适用的。当下，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多艺术家在考虑融合所有艺术形式并把它变成新艺术的可能性，其实这有可能就是一个多媒体之梦，在历史上这并非是新想法。这曾经是理查德·瓦格

纳的想法。比如，他所提倡的总体艺术：绘画、音乐、诗歌大融合。所以，从理论上说第一位多媒体艺术家就是瓦格纳。但是，多媒体只是当代科技发展的技术手段，从最初科技发展的初衷来看，科技是为了解决关于如何让人类生活得更好，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当时假设的概念。在当时，从工业革命发展的初期使命来看，工业革命最初是为了阶级分化而准备的转型武器。大量的贵族转型为工厂主，大量的农民转型为工厂的工人。随着工业化而共同催生的科技已经逐步发展为独立的体系。现如今，工业化的进程仍未停止，科技已不仅仅是为了改变生活而存在了。工业化负面的结果已经全部释放出来，从初衷的改变人类生活水平，到今天的改变了地球大环境，这期间存在着巨大的偏差。工业革命的确完成了阶级分化，但笔者认为科技的定义就是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也需要重新界定。因为，当下的问题是，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

所以，当下艺术再继续跟着科技走，恐怕会偏离得很远了。当代艺术中有一个方法论，以为当下要符合时尚、符合商业运作的潮流，这就是绝对整合性的力量，就如同在艺术中投射了全球化的梦想一样。但问题是，真的如此吗？国际上流行的当代艺术方法，不过是艺术一致性模仿世界一致性的体现，这本身就是一种形式化的解决方式，关键是，用艺术的一致性怎样来阐述世界的一致性呢？所以，必须创造新的艺术，有了新艺术才会有新的艺术形式，这是个逻辑关系。不能幻想所有形式的总和就是当代艺术，然后这个总和就能够取替之前的现代艺术，这几乎过于简单粗暴了。因为，创造新的艺术不是怎样和那些多种媒体、新的形式关联起来的问题，而是寻找具备突破性的新角度，有了这个角度足够可以改变世界，这个改变就是一种完全可以往前走一步的新意识形态。所以，要脚踏实地地出发了。

第五点：艺术都是从历史中来的，毕竟还是要回到历史中去的

世界上每一种艺术都是在历史中历经不断地发展、不断地重复，直到出现了可以广为传播的形式而发展起来的，而走到这一步看似简单，实则非常艰难，要经历从繁杂的分支逐步提纯到主干的过程，形成主干以后，不光是得到世人的认可，而且主干部分的意识形态完全可以体现出特殊的真理并在历史的长河中得以成形。

艺术的真实的确是需要通过提纯内在的过程，然后构想出理想化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形式仅仅是艺术的骨肉，而构成内核的意识形态才是艺术的真正材料。艺术能够区别于哲学，就是因为它对于迄今为止出现的各种意识

形态，从一个形式过渡到另一个形式，并且艺术能够从形式中提炼出人类的精华。这个原因所在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各个时代艺术都能够为人们所迷恋。从一个形式到另一个形式，其中重要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新形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类总是在创造着这样那样的形式，但形式创造本身说明人类迷恋的肯定不是形式，而是形式带给自己的内部享受。而这样的享受能够使生活得到升华，甚至充满了无限种可能，这一直是人类的梦想，就像为什么人类创造了科技这种手段一样。科技表面上来看，是为了满足人类需求的技术手段，但实质上科技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可以拓展人类的梦想，可以为人类的梦想开启大门。

当代艺术从开始发展的阶段到今天，给自己的难题就是对新形式的无限渴望。这可能是因为从最开始，当代艺术所否定的就是后现代主义这个形式，从而引发出对新形式的渴望，并且希望新形式能够替代旧形式。也许是最初开始发展的时候，希望替代的愿望过于强烈了，导致一味的发展新形式，而一味地追求形式的结果必然会使内容完全脱离形式，这就是脱节。另一方面，当下科技领域一味的开疆拓土，使得科技在人类历史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个繁荣给人类一个假象，就是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科技引发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达到了历史上最快速的发展阶段，但这里边有一点可能已经岌岌可危了，就是从人类发展的进程上来看，人类每走的一小步都是以千年时间为单位的，现在的发展速度几乎是每隔十年改变一次生活方式。这其实已经埋下了危险的种子。科学与艺术从未走得如此的近，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当代艺术形式主义的藩篱也就在此。

如果来谈创造一种新形式的艺术，就必须准确说明新形式的内容。事实上从来没有完全纯粹的新形式的发明，一种完全纯粹的形式那仅仅是一个梦想，就像全球化一样，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新形式的发明。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之间总有某种通道一般的东西在连接，这个通道就是传统，其实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跨越往往就是两个时代的跨越。在历史上，中西方艺术中的形式几乎全部依托于宗教、哲学以及体制，没有这个大背景是不可能完成形式发明的。如果说当代是科技、商业与艺术的大联欢，各个行当之间无限的融合与跨界，用尽全力的想要有所突破，想要有新的东西出来。其实，在之前的时代里边，凡是出现大的转折期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有各国之间的交互与连接，之后会导致新的可能性。其实在这一千年中，人类的步伐并未走的那么快。现在科技与商业只是带给人类一种假象。